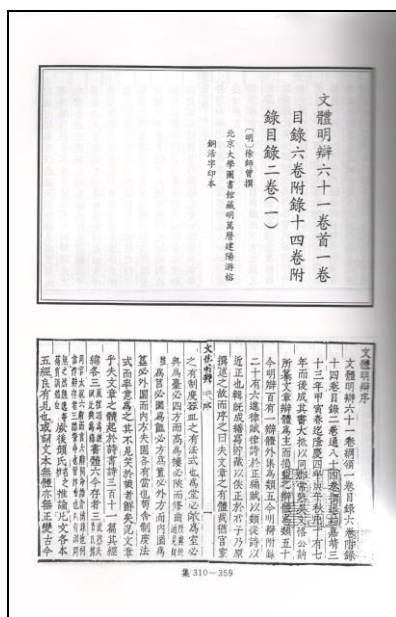


評徐師曾《文體明辨》

劉怡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兼任講師



徐師曾 著

《文體明辨》；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集部 310-312 冊

徐師曾(1517-1580)，字伯魯，號魯庵，吳江人，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士。其生平著作有《禮記集注》、《周易演義》、《正蒙章句》、《世統紀年》、《文體明辨》、《大明文鈔》、《宦學見聞》、《小學》、《史斷》等書。其《文體明辨》一書共計有八十四卷，其中《文體明辨》六十一卷、《文章綱領》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附錄目錄》二卷，於嘉

靖三十三年(1554)春開始撰述，完成於隆慶四年(1570)秋，成書時間有十七年之久。

徐師曾撰述《文體明辨》的基礎，據其〈文體明辨序〉言：

以同郡常熟吳文恪公訥所纂《文章辨體》為主而損益之。《辨體》為類五十，今《明辨》百有一；《辨體》〈外集〉為類五，今《明辨》〈附錄〉二十有六；進律賦、律詩於正編，賦以類從，詩以近正也。

可以知道吳訥《文章辨體》對於徐師曾撰寫《文體明辨》的影響，而吳訥《文章辨體》撰述之因可見於「凡例」，在「凡例一」中舉出明代現行的古文類集，以《文選》編次無序，《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皆僅是一代之作，獨有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義例精密，但亦認為《文章正宗》所分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四類，在每一類中尚有其他體例，若「欲識體制，卒難尋考」，因此而作《文章辨體》，言「故今所編，始於古歌謠辭，終於祭文，每類自為一類，各以時世為先後，共為五十卷」¹。

吳訥與徐師曾編撰書籍的目的之一，皆認為「文章先必體裁，而後可論工拙」²，其所面對到的是在文學發展的過程之中，隨著文盛因而類增體眾的問題，故希望藉此以分辨出各類文體的特色，徐師曾亦明言「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文」。因此不論《文章辨體》或是《文體明辨》就體例上而言，首卷皆設有「綱領」，以列出前人對於「文章」的看法，文體之下敘此文體的特色與沿革，有例舉文體的說明，如徐師曾《文體明辨》在「四言古詩」的部分，區分正、變兩體，論及正體的標準則以劉勰「以雅潤為本」為主³。

徐師曾依循著吳訥《文章辨體》的腳步而編撰《文體明辨》，就目錄編排的情形而言，主要分做兩大類，從古歌謠辭到集句詩為韻文類，總計有 16 種，命到嘏辭則為散文類，總計有 79 種。而在 79 種的散文類文體種又可依其所編排的先後次序有所歸納，從「命」到「教」為上對下的公

¹ 明·吳訥，《文章辨體》；收於《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凡例〉，頁9。

²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而吳訥《文章辨體·凡例》亦言「文辭以體制為先」。

³ 徐師曾，《文體明辨》；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集部 310-312 冊，卷之一〈四言古詩〉，頁集 310-515。

文書計有 17 種；「上書」到「策」亦為公文書但大都以下對上為主，總計有 15 種；從「論」到「戒」這 22 種文體則為議論文體；「銘」到「字」說為記人或事為主的 11 種文體；從「行狀」到「嘏辭」主要為記述亡者之事為主的 14 種文題。從徐師曾所列出來的這些文體中，不難發現，文章到了明代已產生出不同的體例出來，其中亦不乏以少有人使用的文體如「約」，徐師曾於「約」一體下有言：

按《字書》云：「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漢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以其文無所施用而略之歟？愚謂後人如鄉約之類，亦當倣此為之，庶幾不失古意，故特列之以為一體。⁴

徐師曾因王褒曾作過〈僮約〉一文外，而將「約」特列一體，並直言自王褒〈僮約〉之後未見有此體，但以民間「鄉約」為此體的延續。而觀看王褒〈僮約〉一文，其內容有言：

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既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髡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⁵

王褒〈僮約〉主記王子淵買惡奴一事，其中王子淵與奴主楊惠所擬定的契約於此文章稱之作「券」，而據《周禮注疏》在〈小宰〉中的記載，可知券亦稱「券書」類屬契約，如有紛爭即以此作為定奪⁶。但由單由王褒〈僮約〉一文而將「約」獨立成為一體，⁷此說法是否能成立尚待討論。

⁴ 徐師曾，《文體明辨》，卷之三十三〈約〉，頁集 311-543。

⁵ 徐師曾，《文體明辨》，卷之三十三〈約〉，頁集 311-543。

⁶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於《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第 3 冊），卷三〈小宰〉賈公彥疏：「……四曰聽稱責以傳別者，稱責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為稱意，故為稱責於官於民俱是稱也爭此責者則以傳別券書決之；……六曰聽取予以書契者此謂於官直貸不出子者此謂於官直貸不出子者閭閻毛本子改予蓋因取予字致誤也故云取予若爭此取予者則以書契券書聽之；七曰聽賣買以質劑者質劑謂券書有人爭市事者則以質劑聽之；……」頁 44。

⁷ 約，即有約束之意，如《論語·雍也》「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淮南子·原道訓》「約而能張，幽而能明」。繼而引伸為法規、法令，如《文子·上義》：「約束信，號令明。」《史記·曾相

不過，從此條記載看來，徐師曾已有將民間所慣用的「文書」納入到文體的一部份的觀念，如在《文體明辨附錄》中，徐師曾亦將「上梁文」，佛道的「道場榜」、「道場疏」、「表」、「青詞」、「募緣疏」、「法堂書」等分別獨立為一體，面對如此情形，陸世儀亦批評其「煩冗」⁸。因此徐師曾分判、設立文體的基準為何，是值得討論及深思。

雖然徐師曾據吳訥《文章辨體》發展而來，但對於文體的判別與確立卻已發展許久，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典論·論文》、《文章流別論》、《文賦》、《文心雕龍》、《文選》等，開始對於文體的源流、特質等有所討論，而其中最具代表的為劉勰（約 465-520）《文心雕龍》與昭明太子蕭統（501-531）所編的《文選》。劉勰《文心雕龍》中從〈明詩第六〉到〈書記第二十五〉主論各類文體的淵流或特色，部分章節之下另有所細分⁹，論及文體之源流則以出於五經為主，亦因源於五經，故在為文時有其規範在¹⁰。劉勰《文心雕龍》主論文體，而昭明太子蕭統《文選》則是依體而選文開總集之先，蕭統在其自序中對於《文選》選文時文體的類別以及特性有簡單的說明¹¹，《文選》所收之文體計有 39 類，其中又在賦、

國世家》：「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

⁸ 明·陸世儀，《陸桴亭思辨錄輯要》（收於《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之五「格致類」，其言：「凡古文皆有體式，如詔、誥、冊、命、書、疏、啟、檄、露布之類，各有規矩，各有家數。學作古文，須要曉此各項，方是有用文人，不然則亦無用之辭章而已矣。吳江徐師曾輯《文體明辨》，甚得此意。然其意主博收，剪裁頗欠識力，愚意欲節去其無用而煩冗者，細為批評，指出中間異同及中窳不中窳處，並未能也。」頁 56。

⁹ 如《文心雕龍·書記第二十五》言：「夫書記廣大，衣披事體，筆割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觀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此部分共舉出了二十四種雜文都屬於應用文的部分。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8），〈書記第二十五〉，頁 484。

¹⁰ 《文心雕龍·宗經第三》：「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信事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頁 32。

¹¹ 南梁·蕭統，《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文選序〉：「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

詩之下又分別細分出子目¹²。

《文心雕龍》與《文選》的編纂，確立了文體的源流與特色，亦代表著各類文章在撰寫的過程中，因其「實用」的目的性，繼而進展成一個獨特的類目。而歷代文選的編輯大抵依據的是蕭統《文選》的系統，主要分體而選文，而自《文選》以下，《文體明辨》之前的各文選所收文體總類，據郭英德的研究《文苑英華》39類、《唐文粹》26類、《宋文鑒》60類、《元文類》43類、《文章辨體》59類、《明文衡》41類¹³，就類目而言以《文選》為底而有所增減，由這些類目的增減情況，可以瞭解一個文體發展的情況與確立。

從《文選》的39類到徐師曾《文體明辨》的127類，徐師曾的文體類別較於其他總集而言如《宋文鑒》，增加了60類以上，類目眾多的情況之下，亦可以說徐師曾的《文體明辨》幾乎是無體不包，舉凡民間或是應於宗教場合的文類，如上樛文或是道場常見的道場疏、道場榜，亦或是曾出現在子目當中文類，徐師曾亦將其獨立出來，如《唐文粹》碑一類下有26項子目，其中碑陰是子目的其中一項，徐師曾特將其獨立而出¹⁴。因此《文體明辨》的類目繁多，亦即是出自上述兩個原因，而就其所收錄文的情況來看，其所舉以出自名家之作為主，或許亦因於此而出現徐師曾因王褒〈僮約〉一文而特例出「約」此文體¹⁵。

徐師曾《文體明辨》雖陸世儀認為其過於「煩冗」，但以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由此可以觀察到，文人在民間活動的參與中所應勢而寫的各類

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襯貶是非，紀別入聲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避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頁1-2。

¹² 賦類有子目16項，詩類則有22項，主要依據其內容性質而區分。

¹³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23。

¹⁴ 徐師曾對於「碑陰文」說明如下：「凡碑面曰陽，背曰陰，碑陰文者，為文而刻之碑背面也，亦謂之記。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或他人為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為碑文而發其未盡之意，皆是也。」見徐師曾，《文體明辨》，〈碑陰文〉；《文體序說三種》，頁103。

¹⁵ 徐師曾其文體中如「口宣」、「宣答」、「致辭」、「貼子詞」等，常於文末註明「今採……，以備一體」，眾目繁多亦因於此。

文章，且徐師曾對於各類文體皆有簡短的說明，如文體運用的情況或是納入的原因皆有其說明，如〈募緣疏〉言：

按募緣疏者，廣求眾力之詞也。橋梁、祠廟、寺觀、經像，與夫釋、老衣食器用之類，凡非一力所能獨成者，必撰疏以募之。詞用儷語，蓋時俗所尚。而橋梁之建，本以利人，祠廟之設，或關祀典，尤非他事之比，則斯文也，豈可闕而不錄哉？故列之。¹⁶

故透過徐師曾文體的說明，使後人可以大概知道這類文體運用，以及基本體例的情況。

吳訥《文章辨體》將《文選》以及《文心雕龍》的體例做了結合，而徐師曾《文體明辨》繼承如此的觀念，以立體而選文為編輯的準則，而自《文選》到《文體明辨》中間文體有所知滋增，而有些則屬於民間的應用文體，未見於經傳之中，但到了徐師曾的《文體明辨》為其列出一個類目，為後世存留了文體的資料，以此點而言功勞甚大，對於文體學的討論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方向，這些所謂「以備一體」的文體，其出現並有一個明確的作用存在，但是既非公文書、亦非議論文體，更非是記事之文，要如何歸類，或者在文體學及文學史的發展之中，該站在哪個位置，值得繼續討論下去。

¹⁶ 徐師曾，《文體明辨》，〈募緣疏〉；《文體序說三種》，頁 136-137。

附錄：《文體明辨》與《文章辨體》文體分類對照表

編號	文體明辨分類	細項	備註	文章辨體分類	細項	備註
1	古歌謠辭	歌、謠、謳、誦、詩、辭、諺		古歌謠辭		
2	四言古詩		補亡、勸勵、簡寄、懷思、責讓、訓誡、投贈			
3	楚辭	離騷、遠遊、招魂、九歌十一章、九章……				
4	賦	古賦、俳賦、文賦、律賦		古賦、律賦		律賦收於《外集》
5	樂府	祭祀樂歌辭、王禮樂歌辭、鼓吹歌辭（黃門鼓吹、騎吹、橫吹、短簫鏡歌）、樂舞歌辭、鄉和歌辭、清商曲歌辭、雜曲歌辭、新曲歌辭		樂府	郊廟歌辭（古禮）、愷樂歌辭（軍禮）、橫吹曲辭、燕饗歌辭（賓禮、嘉禮）、琴曲歌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	
6	五言古詩		述德、述懷、閒適、遊宴、登覽、行旅、投贈、酬答、簡寄、懷思、報謝、送別、留別、扈從、題詠、閨情、哀挽、雜詩	古詩	四言 五言 七言 歌行	
7	七言古詩		述懷、閒適、遊宴、懷古、酬答、簡寄、送別、留別、扈從、題詠、閨情、雜詩			
8	雜言古詩		述懷、賡和、簡寄、送別、扈從、題詠、閨情、雜詩			
9	近體歌行					近體歌行
10	近體律詩	五言、五言三韻、七言、		律詩		近體律詩
11	排律詩	五言、七言		排律		排律詩
12	絕句詩	五言、七言、		絕句		絕句詩
13	六言詩					六言詩
14	和韻詩	五言排律、七言排律				和韻詩
15	聯句詩	三言古詩、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排律		聯句詩		聯句詩

編號	文體明辨分類	細項	備註	文章辨體分類	細項	備註
16	集句詩	四言古詩、樂府、近體歌行、七言絕句				
17	命					
18	諭告			諭告		
19	詔	古體、俗體、		詔		
20	敕	古體、俗體、				
21	璽書			璽書		
22	制			制		
23	誥	古體、俗體		誥		與「制」合於一類並論
24	冊	祝冊、玉冊、立冊、封冊、哀冊、贈冊、謚冊、贈謚冊、祭冊、賜冊、免冊		冊		
25	批答	古體、俗體		批答		
26	御札	古體、俗體				
27	赦文	古體、俗體				
28	鐵券文					
29	諭祭文					
30	國書					
31	誓					
32	令					
33	教					
34	上書					
35	章					
36	上表	古體、唐體、宋體		表		
37	牋	古體、俗體				
38	奏疏	奏、奏疏、奏對、奏啟、奏狀、奏劄、封事、彈事		奏疏		
39	盟	誓				
40	符					
41	檄			檄		
42	露布			露布		
43	公移	狀、牒				
44	判	科罪、評允、番異、辯雪、判罷、判晉？、駁正、駁審、末減、案寢？、案候、褒獎		判		收於《外集》
45	書記	書、奏記、啟、簡、疏				
46	約					
47	策問	制策、試策				
48	策	制策、試策、進策		制策		

編號	文體明辨分類	細項	備註	文章辨體分類	細項	備註
49	論	理論、政論、經論、史論、文論、諷論、寓論、設論		論		
50	說			說、解		
51	原			原		
52	議	奏議、私議		議		
53	辯			辯		
54	解					
55	釋					
56	問對			問對		
57	序	議論、敘事		序		
58	小序					
59	引					
60	題跋	題、跋、書、讀		題跋		
61	文					
62	雜著			雜著		
63	七			七體		
64	書			書		
65	連珠			連珠		收於《外集》
66	義	古義、經義				
67	說書					
68	箴	官箴、私箴		箴		
69	規					
70	戒	散文、韻語		戒		
71	銘	警戒、祝頌		銘		
72	頌	散文、韻語		頌		
73	贊	雜贊、哀贊、史贊、		贊		
74	評	史評、雜評				
75	碑文	正體、變體、變而不失其正、別體		碑		
76	碑陰文					
77	記	正體、變體、變而不失其正、別體		記		
78	志					
79	記事					
80	題名					
81	字說	字說、字序、字解、字辭、祝辭、名說、名序、女子名字說				
82	行狀	正體、變體		行狀		
83	述					
84	墓誌銘	墓誌銘、墓誌銘有序、墓誌、墓銘、題云誌銘而有誌無銘、題單云誌卻				

編號	文體明辨分類	細項	備註	文章辨體分類	細項	備註
		有銘、題單云銘而卻有誌、題云誌而卻是銘、題云銘卻是誌、權厝誌、誌殯、續誌、蓋石文、墓磚記、墓版文、壙誌、壙銘、梓銘、塔銘				
85	墓碑文	正體、變體		墓碑 墓碣 墓表 墓誌 墓記 埋銘		
86	墓碣文	墓碣銘、題兼云銘而卻無銘、題單云碣而卻有銘、墓碣				
87	墓表	墓表、阡表、殯表、靈表				
88	謚議	謚議、改議、駁議、答駁議、私議		謚議		
89	傳	史傳、家傳、托傳、假傳、		傳		
90	哀辭					
91	誄			誄辭 哀辭		
92	祭文	散文、儷語		祭文		
93	弔文					
94	祝文	告、脩、祈、報、辟、偈				
95	嘏辭					
96				謚法		
97				論諫		
98				彈文		
99	雜句詩		以此開始為《附錄》部分			
100	雜言詩					
101	雜體詩			雜體詩		收於《外集》
102	雜韻詩					
103	雜數詩					
104	雜名詩					
105	離合詩	口字詩、藏頭詩附				
106	詼諧詩					
107	詩餘					
108	玉牒文					
109	符命					
110	表本					

編號	文體明辨分類	細項	備註	文章辨體分類	細項	備註
111	口宣					
112	宣答					
113	致辭					
114	祝辭					
115	貼子辭					
116	上梁文	寶評文說、上牌文附				
117	樂語					
118	右語					
119	道場榜					
120	到場疏					
121	表					
122	青詞	密詞附				
123	募緣疏					
124	法堂疏					
125				近代詞曲		收於《外集》



徐師曾像（取自清道光年間長洲顧沅輯刻《吳郡名賢圖傳贊》）